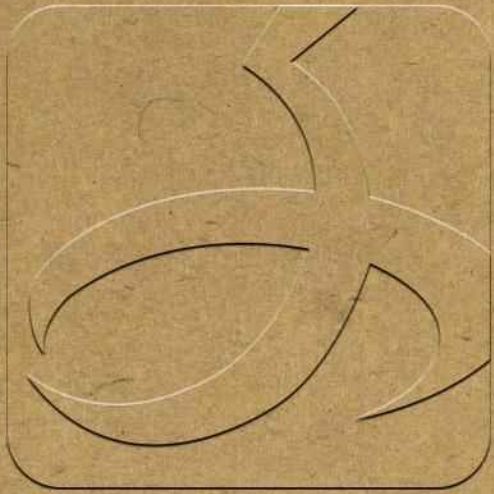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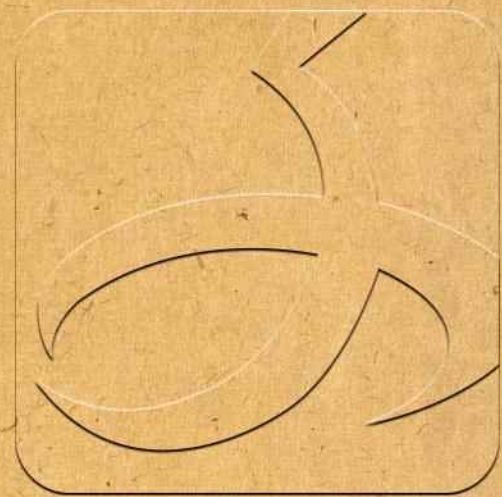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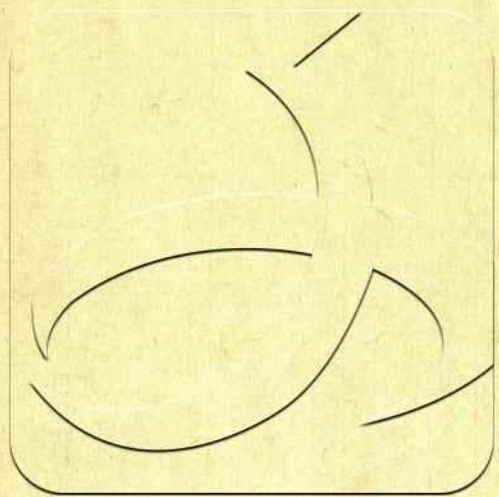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071.76
4234





訶 潘

二 瀾

齊 策

翻 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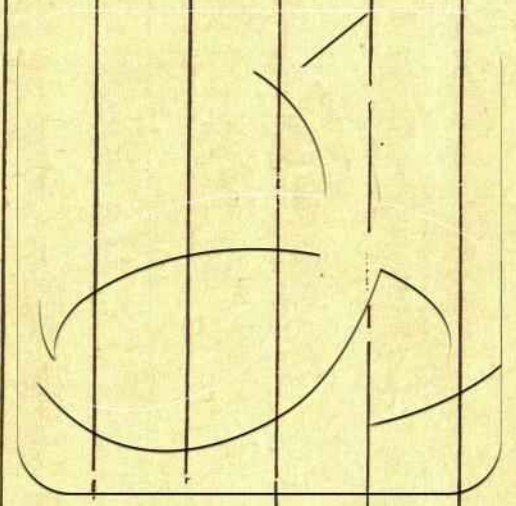
二 瀾

齊 策

戊	物	同
戌	洪	里
庚	炳	後
庚	彝	學
倉	雷	縵
書	檢	翰
庫	光	荃
鏤	緒	校
版		



唐宋以來說部諸書雜考之屬爲例不一要皆班志所謂出於議官者也小時讀書偶有聞見亦復札記當時自謂剏獲三十年來汎覽羣籍多前人所已言蓋著書之難如此芟蕪殆盡存此區區尙未審果爲我有否卽有之亦前人之潘瀾芟餘耳不足言不足言甘亭居士彭兆蓀識於小謨觴館



潘瀾筆記卷上

鎮洋彭澗撰湘涵著

周易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李氏鼎祚集解無兩乎字陸

氏德明經典釋文但於不成名下云一本作不成乎名

而無不易世句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集解作可與言幾

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集解能作而按能而雷雨之

動滿盈集解盈作形荀爽曰雷震雨潤則萬物滿形而

生也尚德載集解德作得虞翻曰坎為車積載在坎上

故得積載按德得履虎尾不咥人亨下集解有利貞二

字眇能視跛能履兩能字集解皆作而君子以儉德辟

難不可榮以祿集解榮作營虞翻曰營或作榮儉或作
 險能止健大正也集解作能健止虞翻曰健乾止艮也
 二五易位故大正舊讀言能止健誤也輿說輶集解作
 腹虞翻曰腹或為輶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集解國作
 邦釋文但於蹇卦正邦下云荀陸本作正國為漢朝諱中未大也集解作中未光
 大也突如其來如集解突作杰明夷夷于左股集解不
 重夷字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集解無井字羸其瓶
 是以凶也集解作井羸其瓶其形渥集解形作刑未退
 聽也集解作未違聽也虞翻曰坎為耳故未違聽也列
 其夤厲薰心集解作裂其夤厲闐心虞翻曰艮為闐闐

守門人艮其輔言有序集解序作孚歸妹跛能履眇能
 視集解能皆作而三年有賞於大國集解國作邦知小
 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集解小皆作少唐石經於力天地
 網緼集解作壹壹履者禮也集解為正文今正義本四
 字屬韓康伯注履而泰然後安集解無而泰二字有大
 者不可以盈集解作有大有不可以盈有無妄然後可
 畜集解作有無妄物然後可畜物不可久居其所集解
 作物不可以終久于其所小人道憂也集解憂作消以
 上各條異字異讀李氏皆據荀虞舊本而陸氏釋文皆
 在所遺攷釋文於諸家作音固有去取至於異本則皆

備列其條例云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竝出之以明
同異其涇渭相亂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又有
他經別本詞反義乖而又存之者示博聞耳夫詞反義
乖尙存以示博而於荀虞之顯然歧別者乃或采或遺
殊不可解不特禮內則注詩韓奕疏中所遺漏鄭注如
宋王伯厚所云及

國朝惠定宇所補也是蓋陸氏所見本必有與今正義
本不盡同者而釋文於周顯德宋開寶間屢經田敏尹
拙聶崇義崔頌陳鶚姜融周維簡諸人刊改校定其間
譌脫尤所不免惜乎不可攷矣
毛氏奇齡易小帖引漢書谷永傳在中餽說文

覆公鬻謂皆釋文脫誤其實此類尙多茲不具列

易於秦火後獨完其間字句歧互見於釋文集解史徵
口訣義郭京舉正此贖書開成石經漢魏以來諸儒傳易
之本異同略備其餘正文則皆經師授受相承類若畫
一者也自王昭素范諤昌及程朱諸儒出而後有脫文
衍字之說凡諸經文類可蔽以己意矣然如初六履霜
魏志本非確據仲氏易引後漢魯恭傳仍作履霜堅冰後得主而有常余
氏芑舒謂不當加利字各條惠氏本義辯證中具列之
意亦不以程朱爲允而紹興中沈氏作詰著寓簡一書
所疑譌脫殆有甚焉其云習坎上脫一坎字坎習坎猶

曰井改邑不改井雖屬臆測說猶可通郭京易舉正中已有此說洪邁

容齋隨筆所引諸條中亦著此至謂艮為指當作止以音同誤此說大

非說卦取象為指即上文艮為手之義而艮止也與乾

健坤順諸句月為一章健順諸文不列於為天為地諸

象中何獨於艮而攙入一止字不倫甚矣謂公用射隼

于高墉之上公用下當有弓矢二字不然何緣傳有弓

矢者器語夫繫傳之文類即爻辭而長言永歎之非句

櫛字比如後人詁經之體弓矢者器自為射字引申其

義若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詎

可云爻辭有功字也况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正與公

用亨于天子王用亨于西山一例加弓矢字則全書無

此句法以不狂為狂是亦不可以已乎

夕惕若下惠氏棟據說文謂當有夤字近高郵王庶子

引之經義述聞立五證以闢之以為兩漢相傳之本皆

無夤字且云即使說文引經果有夤字而諸家皆無且

難以一廢百況傳寫之誤豈可據以補經其言切中惠

氏之失嘗論惠氏覃研古義斷非宋以後儒者空談說

經所能幾及而矯枉過直穿鑿附會亦多有之其據漢

碑孤文展轉通借以證經義尤所未安不悉出也

觀象風行地上說文目部相字下引易云地可觀者莫

可觀於木漢書五行志亦云於易地上之木為觀按此

即顏師古所謂易家之別說也又說文井部荆字下引

易曰井法也蓋亦易家別說禮記經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易

小帖亦以為說易家文子按此說已見大戴禮保傅篇

盧辯注又漢書司馬遷東方朔傳引微異師古注謂易

緯乾鑿明長洲張獻翼幼于傷佚恣誕卒以惡終而其

說易乃篤實明確深有合於聖人省身寡過之義所著

讀易紀聞約說雜說臆說四種朱氏彝尊作經義考均

稱未見予舊藏其臆說一種卷首有荅問摹倣解嘲賓

戲參以齊梁體格而敷華摘藻一以易語貫穿可稱辭

巧中分三卷其說易於漢學宋學兩無偏主惟以人事

推求此書行世尤稀其精當者未可以人廢茲為采掇

數條需終吉者出自穴也一出一入皆以敬慎而不敗

也致之則為寇敬之則為客訟三百戶渝即命則人莫

與爭利從事无成則人莫與爭功食舊德則人莫與爭

能何訟之有按從事无成四語見元齊氏履泰之時君

子當羣起而赴大行之會否之初君子當毅然起而拯

援之故否泰初爻與象無異辭焉比五剛君故諸爻比

者吉而後者凶豫四強臣故諸爻宗者吝而介者吉噬

嗑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若云古訟者

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況成

周之世哉按淮南子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

鑄金為刃遂霸天下按此見淮南汜論訓贖以金刀刀應作分高誘注以金分出金隨罪

輕重有分兩也劉歆附會周禮實本於此然此說乃六國陰謀

託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不為此也按管子小匡籍有重罪入兵甲輕罪

入蘭盾復剛長而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而以

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按此四語見王伯厚坤四之无咎紀聞引李子思說

无譽主无咎之義為多以時世言也故象重无咎大過

五之无咎无譽主无譽之義為多所以才力言也故象重

无譽臨陽浸而長遯陰浸而長故二之咸臨无不利利

在天下遯之肥遯无不利利在一身需上六以陰居上

當位也象曰不當位以需之極利於剛健以出險大壯

六五以柔居中當位也象曰位不當以壯之時失其壯

則不能進皆以時言之耳晉二無康侯之功而曰受介

福者康侯美其成六二褒其始也君子得之不得曰有

命六二愁如豈君子之心哉二雖中正陰柔也若乾之

九二則遯世无悶矣渙初六之用拯馬壯將濟之時出

而有為也明夷六二之用拯馬壯見傷之後入而避難

也睽者乖異不合之名然六爻初自復二遇主三有終

四交孚五噬膚上遇雨無一爻睽者以諸爻能去其乖

異以致同交孚猶噬膚志行卽有慶宗子家相同於求
賢以濟睽也孤羣小之象隼鷲害之禽曰獲之解之易
也射隼高墉解之難也君子小人相爲去留李絳入而
承瓘出矣拇狐甘媚趨附韓嫣之類隼則莽操之兇也
夫孚號惕號君子朋至而決小人之時一小人在上何
號呼之有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
有剛中之德而取象之不善者未有如井九二者也吾
故曰深惻其无時无剛中之德而深與其象占未有如
井上六者也吾故曰深與其及物小過飛鳥遺之音上
而能下者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陰過之

世小官下邑无權可爭陳寔是矣埋光鏟采无名可忌
申屠蟠是矣

王伯厚曰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
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定奔齊亡齊者已至漢宣甘露三
年匈奴來朝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武德丙戌卽
位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二年女真來貢而
宣和之旤作於女真顧甯人曰孔子之門四科十哲刪
定贊修盛矣而老莊之書卽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臨
白虎經術大明而佛道之教卽興於其世閻氏若璩謂
王氏此論從劉元城來予謂顧氏此論亦卽從深甯叟

來推而言之斯干考室之祥已伏黍離之閔崧高生申
之頌卽基揚水之嗟三家分晉無衣實啟其端寺人亡
秦車麟蚤胚其兆東京宦豎之權始於孝和之誅竇憲
西晉劉石之難萌於桓帝之徒匈奴元嘉方立而子劭
生普通粗安而朱异用倚伏之機千古一轍盈虛消息
聖人之憂患深矣

古經典字多通借而今易爲王弼傳費直本多竄易古
文故多俗字除漢以來古義已見釋文諸書外後之說
此經者獨未可以古今通用字破其正文如慎順古通
而坤卦蓋言順也卽馴致其道義不當作慎此辯證中

已言之至升卦占君子以順德本義云王肅本作慎予
謂此亦宜作順字無疑也毛詩下武應侯順德鄭箋引
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云木漸而順長以
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積漸以成此則
順父祖而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爲證定本作慎德準約
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以
上孔疏灼然可證如此按荀子仲尼篇引詩亦作順而
淮南子繆稱訓引此詩作應侯
慎德此或是三
家本不與毛同況經中如慎不害也敬慎不敗也慎所
之也君子以明慎用刑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可不慎乎
慎斯術也以往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慎字凡九見

潘淵筆言卷一
顯然作謹慎義者皆用本字何獨於此二卦而有通借乎是不然矣蒙六三象行不順也亦當如虞仲翔說讀如字爲是

康侯用錫馬蕃庶釋文本音煩多也庶如字眾也下引鄭氏云康尊也廣也蕃庶謂蕃遮禽也則蕃音發袁反庶音止奢反惠氏九經古義引管子侈靡篇云六畜遮育五穀遮熟則蕃遮猶蕃育子謂此惠氏誤解鄭意也鄭此蕃字當讀如周官大司徒蕃樂之蕃鄭引杜子春讀爲藩取藩蔽意與師氏鄭注蕃營之蕃一例非阜蕃之蕃遮氏當如墓大夫鄭注塋限遮列處之遮稍人鄭

注苑囿藩羅之材賈疏古者田獵皆在囿其苑囿蕃羅以遮禽獸此其明證蕃遮禽鄭意蓋指田獵言之謂尊廣侯以錫馬而田獵猶詩車攻吉日之義也鄭氏箋詩爲豆孔庶句訓庶爲夥則於蕃育義爲近而其訓他經必不盡同毛詩三禮疏中屢見之至管子兩遮字尹知章注遮兼也此訓於古無徵難據爲說

益長裕而不設考工記桃氏疏引鄭注設大也經典設字訓大祇此一見且取理太迴韓注虛設亦未是按此蒙上節裕德言長裕卽彖辭之日進无疆不設卽孟子之勿忘勿助本義所釋當矣

史繩祖學齋佔畢以卦氣起中孚爲非蓋由楊雄作太
元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卦氣起中孚耳予按史
說非也卦氣起中孚乃易緯稽覽圖文以坎離震兌爲
四正卦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漢孟喜京房諸儒之學
皆由此出不始楊雄學齋謂中孚復起甲子以乾至節
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一年之卦也自中孚至未濟
二十四爻爲二十四氣此自史氏一家之學耳

京氏易乾傳曰精粹氣純是爲游魂陸績曰爲陰極剝
盡陽道不可盡滅故返陽道不復本位爲游魂例八卦
張行成曰乾之世爻上九不變九返於四而成離則明

出地上陽道復行故游魂爲晉歸魂於大有則乾體復
於下矣予按太平御覽引詩推度災云陽本爲雄陰本
爲雌物本爲魂此卽繫辭精氣爲物之物游魂歸魂則
雖變而不離其本也後漢書趙咨傳夫亡者元氣去體
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明邵氏寶簡端錄云惟
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惟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然
則變而散者常也變而不離其本者亦常也故可以知
鬼神之情狀

世說文學門劉孝標注引易乾鑿度文天地不變不能
成朝按此有脫誤當作天地不變不能通氣君臣不變

不能成朝此孝標節引易緯文又下引鄭氏序易動靜有爲剛柔斷矣今刻鄭氏易贊仍作有常疑康成本作爲常字後人改之

乾鑿度管三成德爲道苞籥鄭注管統也德者得也道者理也籥者要也言易道統此三事故能成天下之道德故云苞道之要籥按初學記引此注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德道苞之籥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爲籥全與今所傳本異

予於宋儒最不信錯簡之說少時所輯經歧臆案中曾詳辯之後讀錢氏時融堂書解固已先我而言此亦宋

儒中之篤信好古不隨俗尙者也按蔡氏沈尙書集傳於武成別敘考定一篇於後亭林顧氏稱其得體至於徑改經文別爲一書實自程朱之於大學孝經始此真直齋陳氏所謂後學不敢做倣者也而俞氏廷椿王氏柏元熊氏朋來吳氏澂乃加甚焉說者謂康成解經輒多破字後儒臆改經文實於此肇端攷康成改字皆有所本此說見臧氏琳經義雜記若錯簡則尤未輕言惟禮記玉藻而素帶終辟以下喪服小記降而在緦小功者一句之屬蓋以斷爛而刊定之仍未移易經文於易雜卦傳大過顛也下曰自此以下卦旨不協似錯亂失正弗敢改也

於書序成王政下注云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
 管蔡時事其編簡於此未聞其矜慎如此豈宋以後諸
 儒所得而藉口哉樂記寬而靜節鄭注顧氏尚書馬鄭
 王三家真古文今僅見於釋文及孔疏所引其中互異
 固已多矣王充在東漢古學方盛時其持論頗兼參古
 文今文家之說如論衡感類篇金滕雷雨其所見經師
 異本亦必有出於三家所見外者故於論衡本性篇引
 微子我舊云孩子效力篇引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
 率化民此即孔穎達諸經疏中所謂師讀有異或所據
 本異也惠氏斷以為今文其說亦是按雷虛篇引尚書

予惟率夷憐爾今多士篇夷作肆憐作矜其他所引尚
 多小異殆亦皆伏生今文如桓寬鹽鐵論本議篇盤庚
 萃居詔聖篇甫刑制獄之類光和石經中當有之而今
 無攷近王西泚光祿鳴盛尚書後案以疆人十字即王
 啟監厥亂為民之譌并上孩子句概斥王充為妄竊恐
 未然充於永元中病卒尚在馬鄭之前其說豈反不足
 信與王楸野客叢書所論漢人引經異字皆不復出盤庚心腹腎腸鄭本作憂
 腎陽文選魏都賦張孟陽注引作優賢揚歷鄭憂腎陽
 即優賢揚以形似而誤三國志管甯傳裴松之注可證
 近人已言之此卻非所見本異何氏焯校文選此注於

盤庚下添一注字大非後案引作劉淵林注亦非
 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向來聚訟記嘉慶丙
 寅歲客兩淮權署曾運使取此為經解題以試安定梅
 花兩書院生徒屬為校閱予於北江專主漢鄭氏宋蘇
 氏之說凡引漢志水經及朱蔡諸說皆所駁正蓋本
 國朝胡氏渭禹貢錐指而又參以宋儒易氏被曾氏眩
 程氏大昌諸家與近儒齊氏召南李氏光地諸書之說
 皆符

蔡傳於太甲篇中辯改正朔不改月數於泰誓引歐陽
 氏辯文王不改元及康誥必以為武王時書之類說均

未是予有辯論詳經歧臆案中然其於馬鄭王及偽孔
 諸說決擇從違若納于大麓禋于六宗彰厥有常其在
 祖甲各條精審之處亦復不少其於君奭力辯書序召
 公不悅句漢唐舊說之非尤為特識按蘇氏軾曰召公
 憂此說不悅蓋以滿溢為
 為勝惟不當以書序為偽耳予於蔡傳悉以平心讀
 之不為元人陳櫟朱祖義之墨守亦不為明人袁仁陳
 泰交之操矛嘗論閻氏尚書古文疏證固不刊寶書而
 其中於禹貢蔡傳所引漢書地理志除駁正外復得三
 十一條今細按之間不免毛舉細故有意吹求似亦在
 所可已也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偽孔傳以華蟲為雉與周官鄭注同以華蟲為一物孔疏引顧氏說華取文章雉取耿介謂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按隋書禮儀志引梁天監七年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為九章詳此則亦以華蟲為二物意當時諸儒於九章十二章必有異說不止一顧彪昭二十五年左傳杜注亦以華蟲為物今不可攷又武帝引孔安國曰華者花也今孔傳作華象草華無此語而花乃俗字斷非西漢人所宜有則是梁時所見偽孔傳又有別本豈如偽古文秦誓偽古

文武成之皆有二本邪

康誥無我殄享句酒誥矧惟若疇以下四句梓材越厥疆土於先王句召誥用顧畏于民暑句亦敢殄戮用又以下三句洛誥厥攸灼句王賓殺禋咸格句蔡傳與孔傳句讀互異處皆以蔡說為優厥攸灼蔡從馬讀若疇四句蔡從王安石讀蔡氏不信書序成周既成遷般頑民之說故多士多方訓釋都異孔傳然於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句孔謂五年無過則還本土克闕於乃邑謀介句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紬繹正文終是曲說愚嘗論書序不容誤而偽孔王肅之說實非屢求其說而不得姑識

之以俟考

無逸惠鮮鰥寡孔傳云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字與鰥寡一例釋文息淺反爾雅鮮訓善又訓罕訓寡皆古訓此鮮字蓋同詩之鮮民詳鄭箋上下文義亦訓貧寡又詩小雅鴻雁篇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鄭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賜餼之鰥寡則哀之顏師古匡繆正俗云尋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安集正與此鮮乏鰥寡義同蔡傳解爲生意則惠鮮與上懷保一例此真古文必不如僞古文之動多對偶僞傳雖不足據而此卻是古訓宗鄭學者亦斷

以爲非未免失攷且詩箋固鄭說也梓材敬寡屬婦亦當從孔傳不得作對文

漢石經作惠於矜寡此是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不與安國

古文同

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鄭注王伯厚云他無所考閻百詩引禮記疏康成詩譜云云予按此見檀弓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孔疏云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此閻說所本然今魯頌鄭譜無此語周南召南鄭譜止言次子亦世守采地無君陳

名正義曰且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文雖毛詩禮記疏非盡出穎達一人之手故不同如此然亦見唐代經師不皆以君陳爲周公之子穎達疏中所引鄭譜或亦是據坊記鄭注以意加君陳字耳宋林之奇引蘇氏及陳少南之說斷鄭說爲非不爲無見若汲郡古文沈約注以周平公卽君陳此出於後人僞託尤不足據依

河圖洛書作黑白圈唐以前所無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河圖卽八卦劉向父子班固竝稱洛書有文穎達正義并詳其字數至於馬毛之旋龜文之坼則宋以前諸儒所說皆同惟宋末吳人俞氏玉吾著周易集說

以尙書顧命文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與河圖竝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此解殊舛少時在都門及見河間紀大宗伯聞其緒論斷以石文成字爲洛書深駁盧辯明堂九室法龜文之說不知俞氏固已先言之

君牙紀於太常正義引周禮司勳司常皆作太常而各本周禮皆作大釋文無音按爾雅釋天郭璞注釋文大社音泰下大常同蓋指郭注引節服氏六人惟王之常常句而釋文於當句下亦無音

岳氏刊正經傳沿革例所言皆不復出

賓于四門鄭讀賓爲償謂舜爲上償以迎諸侯僞孔傳以爲賓迎讀爲賓客之賓左文十八年傳賓于四門杜注作賓禮予按此賓字似宜讀若多士篇予惟四方罔攸賓之賓徐邈云賓音殯馬云卻也詳卻氏有擯卻義古賓字與擯通文十八年傳云舜臣堯賓于四方流四凶族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史記五帝本紀敘四凶後卽接以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疑此賓字與楚世家賓之南海義同卽擯卻凶人於四方之意不必與上下文兩納字一例孔疏云四罪者徵用之初卽流之是也鄭注謂流四凶族在治

水功成後王肅難之按左傳明以流四凶族屬舜臣堯時是當在居攝之前又疏引僖三十三年襄二十一年傳亦是確證王氏後案主於發明鄭學故於王肅難鄭不得不爲之申駁遂舉孔疏所引傳文亦以爲不必泥顓家之說例固應爾揆之情事則有未允

釋文於舜典下云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云云而穎達正義依劉炫本乃用姚方興所造多二十八字之僞孔傳其違異如此盧抱經學士文昭以爲陸氏所見與賈孔諸本

不盡同今取陸氏本附於注疏本中非強彼以就此卽強此以就彼欲省兩讀翻致兩傷斯言良是此其兩傷之大者獨怪陸氏旣用王肅本經文其於姚方興所增十二字則載而辯之至阮孝緒七略所有十六字則於小字夾注中引而駁之而慎徽五典以下乃仍用方興之僞孔傳是陸氏一人之書又復兩傷進退無據難以理求此必後人所改非元朗之舊而近時考據家或深詆元朗爲無識或又以爲一隙之明寃矣

禹貢九州下釋文引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又按劉熙釋名州注也是州字本合有專於切一音焦氏易

林謙之革西至平州與闢我葦廬思吾故初爲韻此其證顧氏唐韻正於十八尤州字下但著其與蕭宵肴豪同用者他不備引於十虞桴字下引魏嵇康太師箴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桴從古音方矛反竊謂此桴字或可如字讀魏晉人讀浮亦有作孚音者見陸機贈顧彥先詩浮與嶠爲韻周官禡牲禡馬杜子春曰禡禱也後鄭讀爲誅是禱亦可作誅音易晉書也明夷誅也是書亦可作注音

無逸篇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疏引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云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釋文於左氏傳皆無音於穀梁觀魚則曰如字蓋皆作平聲按史記高祖本紀縱觀觀秦皇帝集解索隱亦皆無音而漢書高帝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曰觀工喚切則是游觀之觀亦讀去聲意徐仙民李軌諸人或有音而陸氏削之

費誓臣妾逋逃僞孔傳男曰臣女曰妾穎達疏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曰臣妾此說非也按史記魯世家裴駟集解引鄭注曰臣妾廝役之屬本不言婦女且詳書意當指費地居民之臣妾言此逋逃者軍士毋得越逐而人得者又當敬還其主下則言非逋逃而誘之者則有

常刑篇首人無譁聽命鄭注本兼軍之士眾及費地之

居民言故知此臣妾非軍之臣妾也

後案以主薪汲者即臣妾引公羊何

休注云云亦未是

觀後漢書馮緄傳張敞奏緄將傅婢二人戎

服自隨請下吏案理又南史徐君蒨傳湘東王嘗出軍

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

武便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

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此雖一時俊辯亦見婦人

在軍後世亦以為罕事孔疏附會之說蓋不足憑

定公元年傳命以伯禽劉炫以為伯禽亦是書名與康

誥唐誥為類然洵如劉說則夫子刪書獨不錄宗國開

基之命何邪按尙書百篇之外若史記殷本紀所引有大戊伏生尙書大傳所引有揜告漢書律厯志所引有月采豐刑墨子非樂篇所引有武觀非命篇所引有總德之屬其名皆不在百篇之數意秦火後亡之故司馬遷諸人僅傳有百篇之目矣

國初孫寶侗遽以左傳此經致疑書序爲僞蓋未深考秀水朱氏經義考見及之而語焉不詳茲申其說

毛詩序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顏師古匡繆正俗云今人讀風爲諷天下案序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此當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爲諷又云風

風也教也風以動之今人讀風以動之不作諷音案此蓋序釋風考訓諷訓教諷刺謂自下而上教化謂自上而下今當讀曰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也予按顏所說所以風天下當讀如字與釋文同其云今人讀風爲諷者乃徐邈音陸氏所云今不用者也風風也釋文竝如字徐下音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卽作諷字沈云上風是國風卽詩之六義也下風卽是風伯鼓動之風今從沈說是陸氏讀二字皆平聲至風以動之句則云如字又引沈福鳳反云今不用是陸氏亦讀作平聲卽顏所云今人不作諷音者也顏於風天下句讀同德明於

風以動之句讀從沈重知小顏與孔冲遠同定正義而其學本別有師承不出於陸其注漢書博采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諸家故於音義亦往往與陸氏有殊

詩序后妃之德也下本無鄭箋今汲古閣所刊毛詩正義於句下有闕雖舊解至無所疑亂故也一段竝作大字而冠以箋字乃皆是陸氏釋文誤切爲箋南北監本毛詩亦多以釋文混入注中

父母孔邇竊以後漢書周磐傳所歎爲確詰與韓詩外傳義同西河毛詩寫官記解邇字凡三義說雖曲而感人乃深

陸奎勳陸堂詩學王風辯力駁范甯序穀梁列黍離於國風以爲誣聖謂詩乃國史繫之不始孔子詩所由繫宜辨諸文義體裁音節其者是也然考鄭氏詩譜序孔疏云笙詩六篇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太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取而范甯序楊士勛疏云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太師不得列之於雅頌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不得退之於風詩則是夫子不刪詩繫詩本國史及體裁音節之說唐人固已言之士勛於范甯序疏又言仲尼刊正還同國風此正與朱子孔子不刪詩只是刊定之說符合降王進魯自是服鄭言之而疏家固

不苟同陸堂蓋陰主其義而沒其所本耳

蜉蝣掘閱傳箋義疑皆未安廣川詩故云閱通穴引管子掘閱得玉爲證予按說文掘字下云突也引詩蜉蝣掘閱又掘字下云兔窟也徐鍇繫傳引文子云兔走歸掘閱掘蓋卽掘字之省意詩故說爲是

匪風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諫昌邑王疏引此詩云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按儒林傳吉詩學受於韓嬰此乃韓詩之說亦與毛同眞漢人相傳古訓近王庶子經義述聞據左傳杜注及廣雅訓匪爲彼遽以

毛傳吉說爲均失之近於有心立異又小雅菀柳無自

暱焉據廣雅暱病也謂當本於三家

按此無明證

以毛訓近

爲非考爾雅釋言屢暱亟也郭注親暱者亦數亟猶數

也說文日部暱日近也春秋傳曰私降暱燕又黍部黏

黏也春秋傳曰不義不黏今本作暱黏亦是近著之義

又考工記弓人凡昵之類不能方法故書昵或作檝杜

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黏黏也昵卽暱字皆

不訓病今僅執單詞孤證以破經師舊詁亦恐未然

雄雉自貽伊阻靜女貽我彤管釋文本亦作詒而於旣詒我肄自詒伊戚詒厥孫謀君子有穀詒孫子皆作詒

潘漢書詩卷一
案說文詒相欺詒也一曰遺也從言台聲說文繫傳臣
錯曰一曰遺乃與貽同音無貽字鉉本貽字在新附知
詩中貽字均應作詒不當別出俗貽字

東山制彼裳衣鄭箋云女製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何
義門讀書記云制彼裳衣者軍容不入國故歸者別製
裳衣亦得爲一義予按左哀公二十七年傳成子衣製
杖戈杜預注製雨衣也恐此制彼裳衣蒙上零雨來或
同此製字然無他證未知誰得恠矣

株林乘我乘駒駒應作驕錢竹汀詹事大昕養新錄中
引說文鄭箋及皇皇者華正義以證陸氏音義之爲後

人互易此說已見臧氏經義雜記而於毛傳大夫乘駒
鄭箋馬六尺以下曰駒未爲申晰雖毛詩本古文多假
借字詁訓傳往往以正字解經而此非其例蓋後人不
知驕字古音之同駒既改正文遂舉毛傳鄭箋而并易
之公羊傳何休注卿大夫士曰駒竝同此例

漢諸葛公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魏高柔至抱文書而臥
晉陶侃惜分陰梁徐勉還家犬吠元魏韓麒麟置律坐
旁唐岑文本理糧漕籌不去手皆所謂黽勉從事不敢
告勞者嘗見高言清靜坐嘯自安畫諾則聽之賓僚決
事則委之屬吏虛名徒擁百弊叢滋詩云弗躬弗親庶

民弗信吾願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也

霍光之於上官父子梁冀之於孫氏諸黨竇憲之於鄧

疊郭璋楊駿之於段廣張邵皆以葭莩密戚援引同升

干預政權卒歸兩敗南山篇云瑱瑱姻亞則無膺仕正

月篇云洽比其鄰昏姻孔云秉國政者可弗鑒諸

雨無正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惠氏古義引後漢書注韓

詩淪胥作薰胥鋪作痛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使無

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據此則字

雖與毛異而於毛傳所云使無罪者牽率相引而徧得

罪其義則同淪胥不過訓相率耳

按惠引後漢書是蔡邕傳釋誨文章懷注

引韓詩作勳胥勳帥也不作薰惠亦小誤注又引前書云史遷熏胥以刑乃作熏又引音義云謂相熏蒸得罪也則亦同乃惠氏又據易虞仲翔本以薰通闡兼引漢相率義

書注應劭晉灼諸說及呂氏春秋高誘注以淪胥為胥

靡之刑遽斷毛公為誤此穿鑿之失也無論漢書諸注

本有差爽未可盡憑顏師古敘例云服應曩說疏素尚多高誘注呂氏春

秋雖稱依先師舊訓而牴牾在所不免如伯覽之機誤引詩薄送我畿

類不得據東漢人無證孤文附會通借以輕議毛公并

違韓說按今漢書楚元王傳應劭注引詩淪胥作論胥此或是齊魯二家之說非毛亦非韓也即

如古義所云則小旻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抑詩

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又作何解亦將以為熏胥之

刑乎此通彼紕其慎甚矣

十月詩以下雨無正小旻小宛諸詩毛以爲幽王鄭以爲厲王謂毛公作詁訓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按此似後人移置經文之所始然攷詩譜序疏引鄭荅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則毛公時本無一定篇次或就所傳而列之非意爲顛倒且疏引孫毓評中明云毛公大儒明於訓詁篇意誠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則仍非後儒所得藉口已

劉向列女傳以以畜寡人爲衛夫人定姜之詩鄭注坊記時未見毛傳亦以爲定姜釋文云此是魯詩王伯厚

詩考後序云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因是以推魯季敬姜條引詩曰君子有穀詒厥孫子此亦必是魯詩多一厥字而釋文云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其說恐非

闕宮三壽作朋鄭箋三卿也王伯厚引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三壽蓋古語恐非三卿予按漢書禮樂志注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鄧展曰漢直以一公爲三老用大夫爲五更又文選張平子東京賦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三壽三老也李善注毛詩云三壽作朋蓋漢魏以來相傳有此訓而鄭

說獨異伯厚偶未檢及近有謂鄭三卿卽指三老子謂
鄭於禮記文王世子注旣以三老五更爲各一人則無
緣以此三卿爲三老矣

殷武稼穡匪解箋疏以諸侯朝覲我殷王不責其罪過
惟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據
此蓋可見臣工詩新畚來牟之爲諸侯助祭而歸戒勅
之詞所謂周因於殷禮也不得如朱子戒農官之說

毛詩漢時未立學官

按前書儒林傳贊曰平帝時又立
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似

平帝時曾暫立
學官後仍廢

漢儒說詩皆本魯齊韓三家其異字異

義之見於諸經注疏釋文史漢注漢石經殘碑說文而

外其分見於著述者則若桓寬鹽鐵論劉向列女傳說
苑新序班固白虎通義王符潛夫論應劭風俗通義蔡
中郎集蔡邕琴操及文選注唐宋類書所引其爲王伯
厚詩攷所未收者固已不少而於一家之學亦各有師
承不皆符合許君說文自敘言其傳詩毛氏而所引與
毛異者甚多且有同傳一經而文異者此蓋師讀相承
文字不無互異之故卽大毛公親受業於荀卿而荀子
正名臣道諸篇所引六條皆殊毛義足知師徒授受亦
有分歧非全墨守此說已見錢可盧徵君大昭詩古訓
自敘中予按陸氏釋文條例云子思
讀詩師資已自舉業家守一先生之言見先儒古訓異
別此其證也

於功令所頒者輒驚若河漢不知朱子作詩集傳其闕
意眇指博采韓詩序儀禮國語戰國策楚辭匡衡劉向
諸說詩攷所謂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者釐然具在
今人習讀而忘其說之所自殆非朱子意也學者罔羅
遺佚以扶微學廣異聞不必如曲徇漢學者拘牽古義
穿鑿附會亦烏可執一忘萬以貽笑通儒乎惟決擇之
閒要貴識力如明人郭子章輩誤信豐坊偽撰之魯詩
世學以炫異售欺則有大不可者耳

標梅迨其謂之毛傳於謂無訓鄭訓謂爲勤不若朱傳
但相告語不待備禮爲是朱原本毛義也戴岷隱以此

爲女父擇壻之詩則謂之者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
此不待備禮毛鄭皆據禮之變言若常禮則必備禮儀
禮昏禮納采賈疏言納者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
故言納問名不言納女氏已許也納吉男家卜吉復恐
女家翻悔故更言納也納徵言納者納幣帛則昏禮已
成復恐女家不受故更云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納
幣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納也曲禮女
子許嫁纓鄭注有從人之端也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
許嫁爲成人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
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注

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

未成婦謂未成子婦非夫婦此廟見指舅

姑已沒者言詳見毛氏曾子問講錄及昏禮辨正

又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

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

也女服斬衰由上諸說推之則納采問名納吉昏禮之

未成者也至納幣請期而夫婦之義已定故笄以表其

成人纓以明其有所繫屬由是而親迎而同牢而見舅

姑事之常也其或不幸而壻死則有斬衰而弔之義禮

婦人不二斬故為夫斬則為父母期此斬雖弔服既葬

而除然以壻齊衰對觀之則固以婦禮自處矣其既除

之後從父母之命而改嫁禮之常也其有守從一之義

終身不嫁且有適壻家而事其父母為之立後者此可

謂之過禮而不可謂之非禮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

許人之道也女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

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予謂此論過矣今所謂受聘即

古之納幣六禮至納幣已幾於成所少者請期親迎耳

其許嫁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女子以身自許古有

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持義不行若召南申女者蓋

自納采以至納徵之禮不備不聞於納幣之後而猶可

謂之禮不備也善乎朱檢討之言曰夫婦之道守之以

恆而始之以感男女異室火澤相睽自委禽納幣則猶

山澤之通氣其感與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異其志乃所謂恆其德也近時江都汪明經中著迷學二卷中有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以爲昏姻之禮成於親迎後世不知乃重受聘且云女事夫猶臣事君若使齊楚之君死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必爲狂易失心之人以比女子許字未嫁而殉身者予謂此論充偵矣女子未嫁而殉夫此謂過禮之中又過禮焉則可而以爲狂易失心則大不可卽以君臣之義擬之女雖未嫁業經受幣此如列國之士或弓招幣聘已許策名卽此身尙未登朝而君臣之

義固定乃於此將仕未仕之際不幸國君有故往而殉之則君子或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而已而謂之狂易失心安乎否乎又周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注謂生特非夫婦死旣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而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賈疏不言殤聚者舉女殤男可知也詳此經嫁殤與遷葬不過成人未成人之分皆指在生時本無昏姻之禮者言如魏志鄧哀王冲傳爲媾甄氏亡女與合葬亦是死後方媾非生前許字者若女子受聘則以成人之道待之不可爲殤亦不可謂之非禮相接朱檢討於許字之女許其趨喪而哭而於合葬

潘瀾筆記卷下
則引嫁殤之禮以爲不可似亦未審竊以守志在母家者則猶純乎女之道其合葬不可也或出於過禮而爲之往哭且爲之事父母爲之立後則已純乎婦之道似不必泥未廟見歸葬之文竟援禘也合之之例是亦亡於禮者之禮所謂緣情制緣義起者願更論於知禮之君子焉

光緒戊戌東倉書庫刊

嘉善後學金元煥助梓

潘瀾筆記卷上

同里後學繆朝荃編校

潘瀾筆記卷下

鎮洋彭兆蓀湘涵著

周官酒正鄭注如今鄮白矣釋文鄮白卽今之白醴酒也宜作醴作鄮假借也在何反賈疏云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予按史記集解引孫檢云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鄮今皆作鄮所由亂也又按漢書高帝紀注臣瓚亦音南陽之鄮爲讚師古曰瓚說是也但鄮字別有鄮音是以沛之鄮縣史記漢書皆作鄮字明其音同也詳諸說是沛郡之鄮字本作

鄜以鄜別有鄜音而又字形相近遂以代鄜致鄜鄜不

分鄭君時二字相淆已久遂復以鄜作醴玉篇於鄜字下云沛郡縣

亦作鄜陸氏以為假借似小誤許君說文敘云假借者本

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此鄜字是時俗通用未可

云假借至賈疏云南陽地則本班固泗水亭碑鄜與何

同韻實與史漢注讀讚相違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賈疏樹渠者非直溝渠

有樹渠上亦有樹也詳此經自以城郭為一類溝池為

一類樹渠為一類溝即是渠不應別出渠字攷渠字在

考工記則訓車罔見車人渠三在國語則訓為楯見吳語文

柯者三鄭注

犀之渠句皆不指溝渠之渠而於此經樹渠亦不合惟

韋昭注韋昭注墨子備城門篇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

丈辟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淮南子汜論

訓渠檐以守高誘注云渠漸也高又注甲名引此漸字

疑卽史記司馬相如傳隤牆填塹之塹兵略訓莫不設

渠塹傳堞而守此渠同塹之證又漢書鼂錯傳為之高

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注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

注引墨子師古以蘇說為是則墨子之渠荅又非此之

渠荅要皆非水所居之渠因思此經樹字乃是樹之林

以為阻固而下渠字卽淮南之渠塹是坑塹之類與溝

池有水者異若漢書之渠荅乃掘塹而布鐵蒺藜耳經
義述聞有此條以渠爲籬落謂渠或作據又作楛引廣
雅據地也元注地與籬同釋名青徐謂籬曰楛爲證與鄙意異
鄉士旬而職聽於朝鄭注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
容其自反覆賈疏恐因虛承其罪十日不飜卽是其實
然後向外朝對眾更詢乃與之罪按唐律又有主守導
令囚飜異條後世所謂飜供本此又後漢書杜林傳增
科禁奏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後世所謂翻案
本此

周官楊檠二字如職幣泉府職金則楊檠是以版書表

物蓋牌子之屬如蜡氏司烜氏則楊檠是檣棧之屬楡
同賤不過作表識解所謂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
檠者正是以版木表識故字皆从木書是錄記非典籍
之謂肆師職表齎盛告潔鄭注謂徽識也賈疏六案之
上皆爲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按此亦
是楊檠之類但用旌用木小異向見王述菴司寇有五經楊檠一書藁
本此蓋但見職金注文意取表識遽以名書而未詳究
字義并亦忘其爲非吉語

量人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鄭注書地
謂方園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遠近賈疏鄭以地
中有平廣兼山川之等故云書地謂方園山川之廣狹

也支謂支分湊謂臻湊道涂有支分及相臻湊遠近按
晉書裴秀製禹貢地域圖序云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
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
據鄭注之方園卽裴序之分率準望鄭注之山川廣狹
卽裴序之高下方邪迂直鄭注之支湊遠近卽裴序之
道里蓋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周知地域廣輪
之數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此如後世之
輿地圖僅舉大槩鄭注如令司空郡國輿地圖量人所書則凡每國
每方條分縷晰與圖相表裏其方園山川廣狹必準虛
空鳥道以定數所謂準望而高下方邪迂直尙有非圖

所能全具者則別自詳書之此量人之書地所以與大
司徒職方氏之圖相輔而行也唐杜氏通典元和郡縣
志宋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皆於州郡下列四至八
到之里數至今沿之鄭所謂書涂支湊之遠近其制猶
存而書地之法則晉裴氏之規制旣無可徵後之志輿
地者遂僅有分率道里而準望高下方邪迂直所以書
與圖相輔之法皆不可見矣唐會要諸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按此卽同漢時之郡國輿地圖宋以後名閏年圖漢隸於司空唐隸於職方猶周之大司徒職方氏所掌而量人書地書涂之職廢則
梓人賈疏鄭駁五經異義曰解字角旁支汝穎之間師

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觥旁著氏則與觥相涉
學者多聞觥寡聞觥寫此書亂之而作觥耳按說文觥
从角單聲又觥字云或从辰觥字云禮經觥據此觥字
卽鄭所云古書觥字卽鄭所云今禮觥一从單一从辰
皆以爲聲卽从氏亦是古音與民相近與从單从辰皆
可通徐鉉本載孫愐唐韻作之義切則依汝穎師讀所
作角旁支得聲古音必另有从單之切說文於禪禪痺
彈諸字从單得聲者皆可證又說文觥小觥也从角且
聲唐韻徒旱切意觥音亦必近之今觥字玉篇僅有之
豉一切廣韻僅有支義一切而从單从辰从氏得聲之

音遂廢雖辰古音同祁與从氏从支亦通而徐鉉云當
从戰省乃得聲則與之義切爲古雙聲假借之音依說
文例凡曰讀若者或取正音或取轉音如梭字从木爰
聲讀若指撝之屬此是轉音而觥字不言讀若則从單
聲自有正音可知鼎臣謂从戰省乃得聲亦未是

小胥全爲肆肆古文作𠄎說文帑部虞曰𠄎類于上帝
惠氏以爲易彖傳之彖卽此𠄎字从彖字省作彖彖部
彖彖走也从彡从豕省通貫切非易傳之彖予按易繫
辭彖者材也讀若肆乃與材協上文象也者像也下文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正是確據又按說文彡讀若

滄溟筆談卷下
五
屬彖从彡亦得有近居例切一音而許君既未著从彡
从豕得聲之說後人但知通貫切一音然考彡部彖豕
也从彡从豕讀若弛彖从彡从豕省戴侗六書故以爲
彖彖本一字說文分爲二非則彖元有弛音類篇作賞
氏切又考說文心部有慘字怨恨也从心彖聲讀若腴
戶佳切臣鉉等云彖非聲未詳此正是大徐不知古音彖
之从彡得聲與戶佳切古音自通也易正義引褚氏莊
氏竝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此齊梁間師讀僅知有
通貫切之故若彖字則與彖籀字自可通不必定以易
傳之彖字爲非

樂師詔來瞽皋舞先鄭破瞽爲鼓破皋爲告又云字或
爲瞽後鄭從之按說文本部皋引周禮曰詔來鼓皋舞
鼓字同先鄭而皋不作告許君與先鄭所據皆古文周
官而字或作鼓或作皋則所見本又異他文放此

夏官司燿與秋官司烜鄭注音義各別說文於燿字下
引司燿而烜字爲燿之重文此非許君之誤按司烜鄭
注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垣鄭司農云當爲烜必
許所見本不作烜與先鄭異義若司燿之燿故書燿爲
燿杜子春云燿當爲燿書亦或爲燿許所見與杜所見
故書異而與或本同

砮蒺氏先鄭讀砮為擿後鄭謂砮古字从石折聲疏云
 先鄭意以為杖擿破之故從擿後鄭意以石物等投擿
 為義故不從先鄭按說文石部砮上摘山巖空青珊瑚
 墮之从石折聲周禮有砮蒺氏詳字義是擿石物而墮
 之故从石折聲說文手部擿投也唐韻直隻切蓋即古
 擿字又摘从手啻聲一曰指近之也摘與擿字異此上
 摘山巖之摘亦應作擿先鄭讀砮作擿不過未據砮字
 形聲為訓而義與後鄭用石物投擿意亦同賈疏斷以
 為杖擿破之故後鄭不從未詳所謂西京賦又蒺之所
殆同杖擿義然司農自訓蒺為節
蒺之蒺猶言鳥巢不與張賦同也

玉人之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說文作駮與先侯用瓚

伯用將注謂龍瓚將皆雜名釋文將如字按將無雜訓

錢詹事潛研堂荅問據說文玉部瓚字下引作埒玉石

半相埒也斷為埒字其說是矣按此說已見然說文土

部埒本訓卑垣封人社壝鄭注壝謂壇及埒埒也即此

埒字不作等埒義等埒之訓於史有之而經典未見疑

此將字或是錡字按考工記此經注卑者下尊以輕重

為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

二石疏引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

按治氏重三埒注引說文解字云錡鍤也三錡為一斤

四兩疏謂許氏以此鈔與尙書鍤爲一鈔鍤輕重無文故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鍤是鈔之輕重久無明證鄙意以此經伯用將將或當作鈔是以玉石輕重言之伯子男三玉二石當時必有銖兩輕重之制而今不可考此與賈疏七兩六兩之義大略相近似較等埒之義爲安或許君所見則作埒耳然鈔論輕重與用龍用瓚之例又違亦未敢決姑備一義要之將字則必係傳寫之誤

曲禮毋不敬句釋文母字與毋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母字以作母音非也按此卽俗所謂圈聲之說

唐以前人則用點謂之點發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守節唐初人德明又較前蓋自四聲別而點發之例興點發興而古音之通廢齊梁以來論音論義愈推愈密而俗音俗字亦由此滋繁檀弓大功廢業鄭無注按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業謂篇卷也以上文侍坐於先生例之鄭注自確廢業句因已見故不復著意亦同請業之業顧氏日知錄以廢業爲虞業之業斷宋徐爰說爲誤論固通然以生徒所執之業謂三代詩書之文竝無此義於曲禮但引所習必有

業而未引請業句似失檢禮記雖雜采他書其原要出於孔子之徒鄭注篇卷亦必有師承未可謂古無其義

文王世子樂正司業孔疏亦謂詩書之業顧氏所據歸崇敬一人之言耳夏后氏聖周鄭注

火熟曰聖燒土治以周於棺也引弟子職曰右手折聖

釋文管子云左手執燭右手折聖聖燭頭燼也孔疏引

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折聖鄭云折聖者卽是正

除之義按今管子弟子職篇作右手執燭左手正櫛上

文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同聖廣雅作燗正櫛卽孔所

謂正除義疑孔疏所引之管子本作正聖故下曰鄭云

折聖者卽是正除之義今注疏本亦作折聖蓋非至管

子與注疏左右手互異或所見本不同或傳寫誤倒

月令養幼少存諸孤鄭注但曰助生氣也未詳其制於

周官慈幼下注云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賈疏

云皆是越語范蠡欲速報吳爲此權禮鄭引之者見其

愛幼少之法不必盡如其禮按周先王時比使之保閭

使之受鄭使之救州使之賙所謂大道之行人不獨子

其子必無有棄而不舉者而又閭史書其名司民登其

數王制有常餼門關有委積其所以養之存之之法必

有一定科條特經典未之詳載漢書高帝紀民產子復

勿事二歲師古曰不役使也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

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
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目為令三年春詔曰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恤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
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
律據此則漢律本有養幼少存諸孤之條幼少即有子
不能養食者諸孤即無父母親屬者此與死事之孤異皆官為
稟給帝特申明之意三代時立法必尙有加於漢若越
語三人與母二人與餼乃指一產三子及雙生者而言
其生丈夫女子不過壺酒犬豚非有常餼賈公彥所謂
鄭引越語不必盡如其禮蓋必周時之政視越國之法

有加非轉不及也自常餼廩給之法廢而東漢之季賈
彪為新息長嚴不養子之制民間乃有賈子賈父之稱
遂以王政之常經為循良之異績矣今育嬰堂之設雖
不隸於官而郡邑之好義者為之則猶有周官比閭州
鄭保受賙救之意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此
夫

內則衣裳綻裂釋文綻或作綻按後漢書崔寔傳注引
此文作綻說文作袒系部無綻字近儒論元朗釋文多
俗字此又其一

樂記天子夾振孔疏引王肅聖證論據家語難鄭馬昭

潘潛筆言卷下
申鄭孔晁又難馬昭然肅雖有意難鄭如此經分句卻以肅說爲優

檀弓公瞿然失席釋文本又作懼紀具反按漢書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音居具反後漢書何敞傳由安懼然不敢荅章懷注懼音紀俱反據此是瞿懼字皆有平去二音而玉篇懼字僅有渠句切廣韻九魚十虞皆無懼字則章懷注中俱乃具之誤

南不盡衡山應氏鏞曰南以江與衡山爲限百粵未盡開也杜氏通典謂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

謂之南越以晉隋二書謂交廣屬禹貢揚州之域爲非胡朏明本此作禹貢錐指因謂嶺南虞舜聲教所不及而史遷之所謂南撫交趾韓昌黎詩所謂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皆不之信閻百詩潛邱劄記中詳辨之且稱朏明歎曰吾書刊矣不及追改奈何予向讀堯典宅南交及禹貢朔南暨聲教句於胡朏明之說殊有未安然閻氏引詩于疆于理至於南海以爲卽嶺南地此說義門讀書記亦同之予竊謂此言伐淮夷事古稱淮多及於海如魯頌言淮夷則云至于海邦此南海亦承淮夷言之無緣遠及於嶺南卽春秋楚地雖廣

不瀕於海屈完云寡人處南海子囊云奄征南海亦不
過當時口語如四海海內之類非指今之廣州此不足
爲確證惟按逸周書王會解云南人至眾皆北嚮孔晁
注云南人南越又伊尹爲四方獻令云正南甌鄧桂國
蓋卽百越之地據王制鄭注殷承夏衰地狹於周至周
公斤大九州復唐虞舊制伊尹於成湯時甌鄧桂國尙
服屬貢獻豈唐虞聲教所及轉隘於夏末殷初邪又藝
文類聚引太康地記云交州本屬揚州取交阯以爲名
虞之南極也又揚雄交州箴曰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
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遂叛以上諸條差足

證嶺南於唐虞殷周時皆通中國因悟王制正義引鄭
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彼時
楚方强盛南徼之地爲所隔限聲教不通先王時砥屬
所及旣不復知而秦王翦南征百越之君事又在後灼
知爲周末時人之語而漢博士采之耳應氏之說非是
投壺鄭注圓者擊鞀釋文其聲下其音榻榻然榻音吐
臘反按周官撫鐸鄭注引司馬法曰鼓聲不過聞鞀聲
不過闐鐸聲不過琅又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鏗
鏘鏘磬文選作鏗鎗闐鞀李善注闐鞀鼓音也毛詩曰
擊鼓其鏜字書曰鞀鼓聲闐與鏜鞀與鞀古字通據此

鞠鬪磬鞀四字皆通用而榻字有鶴榻近地義亦可借作鞀聲之下鶴榻本釋名故陸用之闡釋文吐剛反集韻又音湯與鏜同然司馬法之闡闡卽上林賦之闡鞀矣鼓聲不過闡三句今重雕宋本司馬法無之玩文義或當在嚴位篇殆唐以後佚去

重主道也鄭注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孔疏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左氏哀十六年傳使貳車反禘于西圃杜注祔藏主石函孔疏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祭法注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

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出公之主耳案孔氏姑姓春秋時惟南燕姑姓孔氏仕衛已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知是僭爲之耳此孔本鄭義謂大夫士無主而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祔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旣得有廟題記祖考何可無主此引孔悝以證大夫有主不用鄭義饋食設主見於逸禮當必有徵而今無考又說文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按左傳莊十四年典司宗祔注藏主石室

昭十八年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注廟主石函或云石室或云石函而主則要皆用木觀哀十六年得祔於橐中之文似石函近之當是石室內又為石函公羊傳作儋公主何休注諸侯長一尺則固可以置橐中也至說文大夫以石為主於禮無考或亦出於逸禮漢時逸禮三十九篇康成以無師說而未注叔重固當見之後逸書逸禮雖皆亡於永嘉而北朝學者或尚有見之之人故清河王懌得據以議禮若惠氏於說文引管子山至篇云云則尚非大夫用石之明證

大學之大當讀太親民之親不當讀親身有所之身當如字說詳李恕谷塚所著大學辯業中其論格物專指博文六藝鄭君之以格訓來朱子之以物訓事皆所駁正恕谷學出毛西河而論格物則與毛據選注蒼頡篇訓量度又異毛以格物即格其物有本末之物其說蓋本宋人黎氏立武而惠氏士奇大學說亦同之管子君臣篇書同名車同軌此名即文之確據毛氏四書正事書同文條錢氏經史答問正名條皆失引此元陳澹雲莊禮記集說於科舉所用諸經說為下朱竹垞檢討詆為兔園冊子納喇侍衛至特作補正以糾之然澹序中固云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

可知此書不過爲鄉塾啟蒙之用本非敢與鄭孔抗衡
正不必以疏漏病之明洪武時尙不用以試士至永樂
中纂修大全始主濬說而以之列於學官此自胡廣諸
人之陋當亦非東匯所安耳

儀禮司射猶挾一个注今三耦卒射眾足以知之侯猶
挾之者君子不必也侯字賈疏引作矣矣字是喪服苴
經大搨左右在下注盈手曰搨搨扼也中人之扼圍九
寸左右右字賈疏引作本本字是

士虞禮魚腊爨亞之注爨竈疏周公經爲爨至孔子時
爲竈故王孫賈問孔子曰與其媚爲奧甯媚於竈是前

後異名故鄭據後決前也媚爲奧爲字特性饋食禮主
婦視饔爨於西堂下疏仍引作媚於奧按于字古通爲
士冠禮字辭宜之于假注于猶爲也聘禮記賄在聘于
賄注讀于曰爲而詩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文選張載注
左思賦李善注謝眺詩王融序引詩兩于字皆作爲知
唐以前本別有作爲者此論語媚爲奧正同此例釋文
於詩於論語均未之出賈公彥所見當作爲特性饋食
禮引作於兩引歧異或是後人所改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
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

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
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
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鄭注妻穉
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十五以下恩雖至親族已絕
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賈疏未
嘗同居則不爲異居謂子初與母往繼父家時或已與
繼父皆有大功內親或不爲已築宮廟三者一事闕雖
同居亦名不同居繼父全不服之矣竊嘗推尋傳義自
緣同居繼父代營宗祀有教養成立之恩故爲之服齊
衰期後或繼父有子令前夫之子異居則服齊衰三月

所謂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也至未嘗同居則不爲異
居乃是母嫁子未隨往或隨往而未嘗教養成立卽轉
育於他人者是未有恩親故不爲之服鄭注以恩服爾
正體傳義自賈疏過泥其說遂謂三者闕一雖同居亦
名不同居然則已或雖有同財大功之內親而人情變
遷萬一不能共活或繼父先已有子爲同財大功之內
親而亦爲已築宮廟奉先祀其恩遂可置而不問乎凡
民亦知其不可矣庶人無廟卽代延香火者亦可由此
推之疏說非是顧氏日知錄并傳不之信亦未是又按
家語曲禮子貢問篇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

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此不同居之繼父卽傳所謂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者故不爲之服齊衰三月也而同居異父之昆弟從爲之服究無定制檀弓子游曰其大功乎子夏曰魯人則爲之齊衰游夏親受業聖門而所言歧異如此鄭謂親者屬王肅難之肅又謂繼父服齊衰子降一等故大功馬昭張融駁之魏高堂隆以爲同母異父之昆弟異族無屬於禮不當有服卽同居亦當在同爨總之例無緣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也其說是矣

姑之子注外兄弟也舅之子注內兄弟也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云舅子本在不出故得內名也外內兄弟之辨如此今人以內兄弟稱其妻之兄弟誤甚此說前人已引傅長虞陸韓卿諸詩正之而彰彰見於儀禮者轉不之引何邪

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洪興祖慶善春秋本旨二十卷其序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厯者卽周天之數以爲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觀此數言足盡宋人說春秋之弊按興祖以忤秦檜

貶韶州雖與胡氏安國竝時其說春秋必非胡氏借經義以諷時者比尤非前之孫明復後之趙鵬飛揚啖趙之餘波棄傳從經深文刻論者所能幾及而紹聖間涪陵崔子方彥直所著春秋經解本例例要謂春秋固有例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月日時例之當亦非洪氏所許也洪氏之書惜不可見今惟楚詞補注行於世洪氏又有周易古今考異釋疑一卷見宋史藝文志古文孝經序贊一卷見明鄭世子書目今亦不存

左氏紀事與他書違異者孔疏一以左氏爲斷此雖疏家之例然亦可省異同轆轤之疑略舉數例於此晉趙莊姬傳疏史記又稱有屠岸賈云云妄說不可從后羿自鉏疏夏本紀不言羿浞事是馬遷說之疏也啟蟄而郊疏據傳獻子此言郊天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正月日至二文不同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尹公佗疏孟子云云姓名略同行義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辯士之言或當假爲之詞此傳應是實也苗賁皇曰疏傳言苗賁皇之爲楚語云雍子之爲或邱明傳聞兩說兩記之膳宰屠蒯疏禮記記此事飲酒事同而其言盡別記是傳聞當傳實而記虛也是四國者

疏劉炫舉國語作三城國語是不傳之書何可執以爲
真而攻左氏劉雖有所規未可從也

穀陽豎獻飲于子反疏按呂氏春秋荆共王與晉厲公
戰于鄢陵云云與此不同者傳依簡牘本紀彼采傳聞
異詞所說既殊其文亦異凡周秦以後諸子之書所載
事實歧互處不過以此例之不必治絲而棼

襄十四年傳瞽爲詩疏引周語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
列士獻詩瞽陳曲韋昭云瞽陳樂曲獻之於王近人校
刊明道本國語札記中引表記正義而失引此

其次有立言疏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

書屈原宋玉賈逵揚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
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按穎達雖經師而
唐書本傳稱其善屬文故其持論肯以文章騷賦列於
立言之科異乎後之藉口儒林鄙夷文苑者

昭二十七年傳是無若我何疏引彭仲博云當言是無
我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予家自漢長
平侯師事張禹以治易名著有易傳見冊府元龜而今
諸經疏中未傳其隻字此疏所引乃我家經師之僅見
者

鄭文夫人姜氏芊氏疏二者共以夫人冠之蓋俱是夫

人禮無二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僭恣不知禮也後世
劉聰三后天元五后乃於此濫觴

哀八年傳何故使我水滋釋文本亦作茲子絲反濁也
字林黑也按說文茲下引此經則茲乃本字水旁爲後
人所加釋文多俗字此亦其一呂氏春秋謹聽篇觀世
篇兩引太公釣于滋泉竝應作茲

公羊徐彥疏問曰春秋說云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陽豫
之卦宋氏云夏殷之卦名也孔子何故不用周易占之
乎荅曰孔子見西狩獲麟知周將亡又見天命有改制
作之意故用夏殷之易矣按儀禮冠禮筮人執筮賈疏

引演孔圖卜得陽豫之卦謂大夫卜筮皆不常據一代
此殆是也若如徐疏所說則聖人身當周代豫懷貳心
棄文王周公之書而信災祥小數乃生今反古爲下而
倍之尤者知其說之必不然

漢建初時左氏尙未立學官賈景伯至附會圖讖明漢
爲堯後之見於左氏以求道通

見左傳其處者爲劉氏
句孔疏後漢書鄭范陳

賈傳論注此在東漢緯學方盛之時欲藉此以興立廢學事

或有之獨怪何紹公生當桓靈之間公羊自西京以來
久立於學雖以鄭眾陳元賈逵之言卒不能奪又當時
曾禁讖緯故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爲說

見賈疏而邵公

又遭黨禁廢錮何取乎動引絃緯文致受命之祥如獲
麟注一則曰制作道備當授漢再則曰爲漢作撥亂之
法若媚世之所爲乎況傳稱邵公追述李育意以難二
傳而李育在永平建初間以前世陳元范升更相非折
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邵公
既述育意尤不應多引圖讖與育乖違竊意東漢當桓
靈時傳仲師景伯之業者居多皆習左氏古學而范書
稱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
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以求合其私文者必
其時公羊家如戴宏之徒師傳漸微不敵左氏邵公自

序中所謂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且恐亦有私行金
貨以謀奪公羊者故專以申公羊爲己任欲申公羊不
得不侈陳符瑞以求當於世主且以壓伏羣儒其用心

蓋與景伯之於左氏同時主既不重經而重讖

本後漢書章懷

注儒者卽假內學以求通非徒習尙蓋有隱衷此蔚宗

之論所以爲可悲也晁氏公武但以陋儒阿世病之淺
矣始知桓譚尹敏張衡荀悅諸人真豪傑之士

穀梁傳范甯序石渠分爭之說釋文云漢宣帝時使諸
儒講論同異於石渠閣也按漢書劉向傳會初立穀梁
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儒林傳迺召五

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
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
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竝論公羊
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竝內穀梁家中
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臣經誼
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師古注三輔舊事云
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則所謂大議殿中者卽在此間
范序所云分爭之說卽指公穀兩家竝論之事故下文
云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也而楊士勛疏乃云
分爭者若劉歆欲專立左氏移書太常諸儒不從反爲

排擯陳元上疏論二傳之短亦被喧囂是也此是前漢
哀帝後漢光武時欲立左氏學之事於宣帝石渠講論
無涉尤與立穀梁之學事無涉是楊氏之誤又楊疏以
石渠爲漢之學名亦誤

范甯注穀梁其於傳義未安者輒曰甯未詳且多引異
說如曹伯終生卒引徐乾說與其荅薄氏之駁不同至
若敗莒師傳引江熙說則直不信傳季友手搏之事此
類正范氏之矜慎說經不依傳曲護非若何休墨守公
羊至於附會謬誕故晁氏說之晁氏公武黃氏震王氏
應麟家氏鉉翁呂氏大圭諸儒皆稱甯注之長而文中

子則已先言之中說天地篇云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微
聖經而詰眾傳此正明范氏說經之善下又云使范甯
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
經而任傳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推文
中之意雖欲棄傳從經而下仍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必也傳又不可廢也然則文中但不欲人泥三傳以說
經非盡排三傳而逞臆見也自陸淳承啖助趙匡之說
不信左氏然猶左袒公穀至韓昌黎贈盧仝詩遂有春
秋三傳束高閣之語此宋元諸儒廢傳空談之所祖論
者皆歸咎於啖趙不知其說實自文中子剏之後乃變

本加厲耳文中子雖非真本要爲其子福郊福時所依
託究在啖趙之前若以爲阮逸僞造則不然

盧仝春秋摘微見於馬氏通考中興書目而今不存許
覲彥周詩話稱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今亡矣詞
簡而遠得聖人之意爲多後有深於經而見盧傳者當
知退之不妄許人按宋孫明復以後說春秋者多廢三
傳惟蘇氏轍作集傳獨主左氏兼取公穀欲矯當時之
弊彥周論詩多宗蘇氏而盛稱玉川之傳則與子由所
見又違

孝經天之經地之義等句皆左氏傳所載朱子遂以孝

經爲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前毛西河孝經問已引
論語克己復禮爲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見
於左傳者辨之予又接管子小問篇引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逸周書程典篇引參分天下有其二皆古志遺文
非夫子勅言孝經諸句亦是此類而王氏應麟云左氏
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此亦一說毛氏未引

孝經自司馬溫公范蜀公專主古文而朱子刊誤亦用
古文本今之論者遂謂自此以後講學家務黜鄭而尊
朱不得不黜今文孝經而崇古文釀爲爭端垂數百年
以予考之皆後人之失也當日溫公作指解雖主古文

而全載元宗今文注知古今文本無甚殊若朱子則古
文今文均所致疑其作刊誤不過姑據溫公注本非以
古文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此元吳氏澂之言雖意主
今文故有此論而朱子之書具在於傳之六章兼用今
文且全書刪去古文二百二十三字此自是朱子一家
之學於今古文兩無偏主後人不詳究朱子義例遽欲
黜廢今文是不但非唐司馬貞所料卽朱子而在亦不
以爲躋也

呂氏春秋察微篇引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至和其民人七句與今文孝經諸侯章一字無異黃東

發云觀此所引然則孝經固古書也予謂周末時所見如此益足解朱子之疑且可證孔壁古文之必無大異說文用古文孝經而尻字下引仲尼居無閒字亦一證

毛氏以說文為本杜林漆書古文此繆說

唐劉知幾立十二驗以證鄭注孝經之偽其第九驗中引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崧等其載鄭注皆無孝經而朱氏經義考據太平御覽引後漢書南城山石室是康成注孝經處以為范史無其文未知為袁山崧華嶠之書抑薛瑩之書歟夫知幾明言薛瑩袁山崧皆無鄭注孝經何又作疑詞蓋朱氏徒以

范書鄭傳章懷注云謝承書不言注孝經但舉謝承未

及袁薛故疑其或有而未詳檢知幾元議遂有此失王伯

厚以鄭注為小同作蓋本劉肅康成允孫之說亦未審是否

諫諍章是何言與下俗刊有言之不通也五字此溫公

指解中語誤入經文玉伯厚已言之今注疏本尚不誤

而近有刻古文孝經全文者乃仍其誤此非何邵公所

謂失其句讀甚可閔笑者耶

孝治章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可見聖

人不以臣妾竝妻子邢昺疏引哀公問尤是確據宋熊

禾序董氏鼎孝經大義以司馬貞去閨門一章卒啟元

宗無禮無度之禍此憲言也元宗正以不知重妻子之義故王后廢承謙死麗妃以倡進武楊以寵升若如閨門章比妻子臣妾於百姓徒役正可援爲口實黜陟自由而何廢經啟禍之有

漢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又載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又云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各自名家今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然則長孫氏亦傳今文孝經亦止十八章明甚而隋經籍志稱長孫有閨門一章此語他書未見未詳所本疑卽劉光伯之徒相承有此說而唐初修隋志因

之後儒遂據此以定閨門章之非僞殊不敢信當更質諸博雅者

光伯僞造書百餘卷送官取賞詳見隋書本傳前人已備論之而明成化閒虞山周木作考定古今孝經節文於閨門章嚴父嚴兄之下擅補猶君長也一句此又光伯之罪人已

鄭康成論語注參合古齊魯三家書定之其校從古論皆有識別見於釋文按儀禮冠禮賈疏云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竝之若從今文則今文在經於注內疊出古文若從古文則古文在經注內疊出今文皆逐義強

者從之予謂周官注引故書月令注分古今亦此意而
論語注尤明畫可爲注經之法何晏雖兼習諸家而中
引孔馬包周之說如孔馬則全乎古文包周則本張侯
論參用齊魯今但引其說而不爲分別其經文之同異
遂使桓譚所云四百餘字之異文皆無可考惜哉
黃伯思東觀餘論洪适隸釋俱載漢石經論語殘碑記
諸家異同之語如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又
隸釋魯詩殘碑跋云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
說猶公羊傳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
也可見漢儒於經文諸家同異絲豪必辯如此竊意平

叔之於論語亦倣而分出之則善矣

張禹兼習齊魯善者從之而漢志稱爲魯安昌侯說隋
志稱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後漢包
咸周氏竝爲章句康成就魯論張包周之篇考之齊古
爲之注其注但標魯論古論之異同而不舉齊論蓋康
成所據卽安昌本安昌本雖合齊魯考定而名則但稱
魯論故舉魯可以概齊未必在所佚注內

漢石經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尙書安定
厥邦皆書邦作國洪文惠公云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
宗諱志按威宗卽漢桓帝洪以避欽宗諱改威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

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為高
 帝諱也論語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予謂禮記緇衣
 引詩萬國作孚釋文蹇卦正邦云荀陸本作正國亦是
 經師異本未必緣避諱也野客叢書中論漢人避諱有二條其說互異經義
 考逸經條中引論語逸篇太平御覽三條說文一條文
 選注一條皆言玉事遂謂齊論問王篇當為問玉今按
 其文不類論語且問王知道二篇安昌侯本早已刪之
 必非真聖經此馬端臨說御覽說文選注所引疑是西漢人
 夏侯勝王駿之屬說論語有美玉之文否則論語緯中
 語耳非問王篇佚文也又引論語遺句白虎通一條王

制正義一條而儀禮士相見禮賈疏引鄉黨云孔子與
 君圖事于庭圖事于堂二句則未之采掇
 信近於義一章皆有韻文古無四聲復與辱固韻義與
 禮亦韻也宗古訓尊當有尊音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
 故與親為韻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是其
 證皇侃本作亦可宗敬也此似涉孔安國注文而誤羨
 一字

蔡邕正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
 聞於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
 褊故告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

則汎愛而親仁按梁皇侃義引晉樂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意亦同蔡較苞氏友交汎交康成偏黨爭卑之說爲優後漢書翟醜傳捐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章懷注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此恐是章懷誤引如李雲傳論注引論語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亦是記憶之誤若張皓王龔傳論引折枝一段與今孟子文小異則是引有刪節與文選注齊右作齊后放踵作致於踵浩然作皓然爲孟子異本者不同楊賜傳文王之圃百里齊宣五里經義雜記已有辨證

爾雅釋宮屋上薄

此據明吳元恭本吾友顧千里廣圻重刊者原出宋槧

唐石經

作簿錢少詹謂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

語孫宣公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唐

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尙識字予按

後漢种暠傳召署主簿宋本及今汲古閣本皆作薄錢

氏失引而唐石經簿字亦未糾也

日知錄莊嶽一條已見宋費袞梁谿漫志但彼以曹參

傳獄市卽是莊嶽未免附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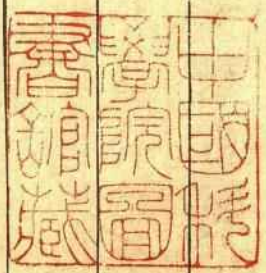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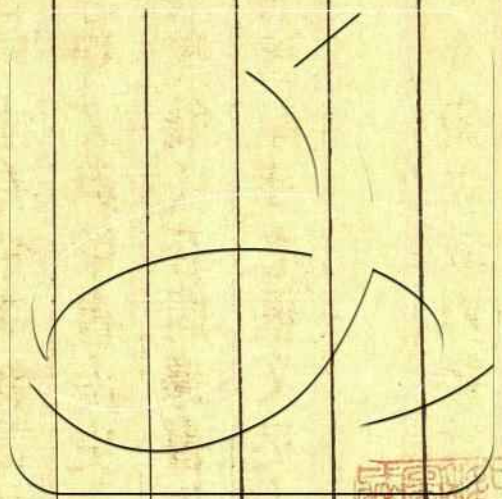
隋書經籍志載梁黃門郎沈璇集注爾雅十卷釋文梁有沈旋約之子集眾家之注按梁書沈約傳約有邇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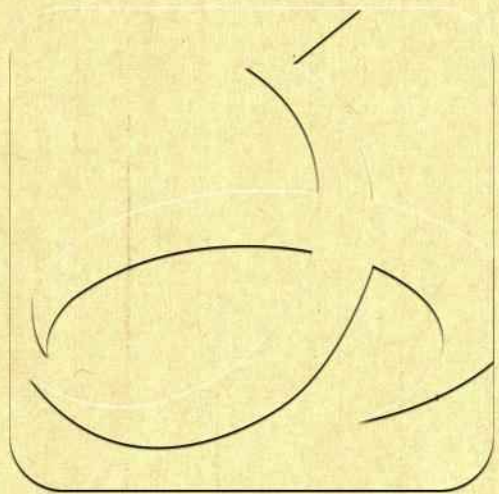
十卷於子旋不著其注爾雅南史亦稱約撰邇言十卷而於子旋則稱集注邇言行於世則似旋所注者即約所著之邇言隋志有俗說雜說皆稱約撰疑即是邇言非爾雅隋志釋文與梁書南史必有一誤

釋詁隲之為陞錢氏荅問據書馬融注陰隲義為證是矣予按集韻隲即陟之重文吳志步隲字子山正取升義

揚之為續荅問謂立政以揚武王之大烈亦當訓續予按益稷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承上作歌來颺古通揚亦是訓續正與下文賡續義一例偽孔傳大言而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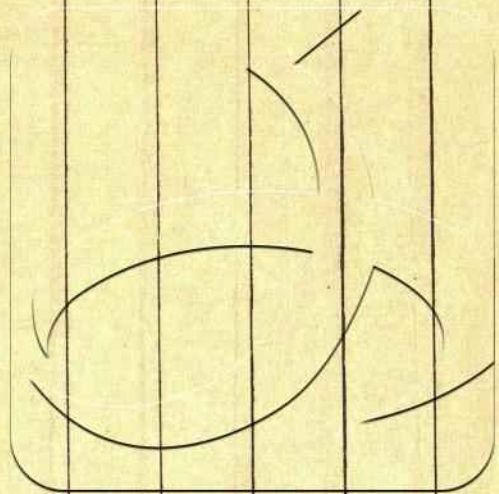
訓非是工以納言時而颺之義竝同





光緒戊戌東倉書庫刊
潘瀾筆記卷下

嘉善後學金元煊助梓
同里後學繆朝荃編校



70028269

4737

1.50

